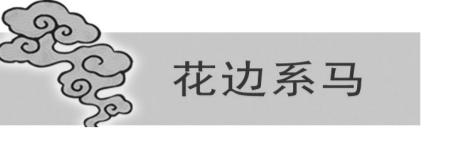


择校记

□王春鸣



花边系马

我很多苦命的朋友还在陪读。

今天看到有一个竟然翻出我去年的朋友圈点赞。那条朋友圈是这样的——“下午他还有最后一门化学考试！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口气删除了手机里二十多个公众号：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考英语高考语文高作文高考数学锤子数学……我去！我是看得懂还是做到呀！世界一下子清净了。又喊来收废品的人，高中三年的作业书本总共一百五十块钱。我问一脸轻松的小树，这三年，你们班学霸可能要做掉两百斤作业吧。他羞涩一笑：最多比我多五斤！我把五十块钱递给他，买奶茶去吧！而我也抖了抖皮毛，甩掉一身的水渍，前方出现一道彩虹，我踏飞燕般地冲向自由的生活。”

陪读的各种辛苦不堪回首，所以最后一天我会如此浮躁。而不堪回首的辛苦最终是为了上一所大学。但是，十七八岁对社会一无所知的孩子填高考志愿其实和开盲盒差不多。所以读的和陪的，都会有一点茫然。

还记得召开高考志愿填报动员会和咨询会的日子，学校体育馆里人山人海，各大学的招生点挤挤挨挨，我们一会儿就失散了，后来在高高的台上，我看见他独自坐着，捏着一瓶水，眼神没有焦点，我就知道，他终于选择了盲盒中的盲盒。

小树同学在那所著名的县中有一个著名的绰号：竹林一贤。因为他作为一个理科生，却有几分文艺情结；作为一个学风严谨的重点中学的学生，他拒绝补课却热衷于四处游历，看起来总有几分狷狂；可惜身处实验班，身边每个人都在学习上追逐一个更高的目标，名士风流不适合高考时代，他就想着未来要到一个可能出现其他“六贤”的高校去，去和一群人，一起热爱所有的一切，拥抱所有的可能，迎接所有的挑战。

还好他生逢其时，国内出现了很多适合

看见他独自坐着，捏着一瓶水，眼神没有焦点，我就知道，他终于选了一个盲盒中的盲盒。

他的新型大学。我有点忐忑地支持了他，但是，有的家人，比如他的外婆，不这么想。

外孙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她却几天没好好睡觉，她和全村的人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昆山杜克大学。她曾经喜气洋洋地把外孙的高考分数告诉邻居，收获了几声赞叹。然而后来问到录取了哪里，她的回答让邻居们以为她先前撒谎了——“哦，昆山啊，就是青青（村里的一个读了昆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女孩）上的那个学校啊！”她的气场逐渐弱下去，反复研究制作精美的录取通知书破绽何在，连获得的奖学金，都被她认为是“诱饵”。

村子里的人不知道昆杜，小城里的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暑假里小树在母校做新生军训志愿者，有一回打车，司机问他高几，他答毕业了，司机又问考在哪里，他答：“昆山杜克大学！”司机从后视镜看了看他几秒：“小伙子！你高三肯定打游戏了，没好好学！以后到了昆山要好好学技术啊，学好技术也有饭吃的！”——小伙子没来得及解释车就到了。只能吸着尾气长叹一声：看来自己和昆山杜克大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小树的选择确实充满冒险，他是昆杜第三届本科生，也许每一个像他这样的学子，行囊里都背负着坚定和勇敢的选择，也夹杂着几缕不为人知的黯然吧。他们只能用四年后自己的样子，来对世人形容大学的样子了。

尽管有疫情，学校仍然克服困难举办了迎新周，同时也是新家长体验日。外婆是一定要去的。我们在烈日下走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她从进校门开始，就像雷达一样逡巡，从食堂到图书馆，审视的眼光掠过荷塘里的黑水鸡，掠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她甚至闻了一下报到时发给新生的T恤，告诉我好像是洗过的，连标签都取了下来……我真是暗暗地为学校捏了一把汗……家长分享会的时候，外婆也是早早地坐在了阶梯教室后面的台阶上——虽然她一句英文也听不懂。

我这时候有点和外婆共情了，毕竟没有父母会仅仅因为冲动去鼓励孩子报考一所大学，因为那是孩子的一生。从幼儿园到大学，

一点点松开孩子的手，哪一次交付，不是瞻前顾后，心怀忐忑？学校的教育理念、校园文化、发展前景……凡此种种在开学第一天和更早之前，不过是一些文字和数据，将之生动化的，是迎面向你走来的校长和导师，所以这迎新周对于我们是分享，更是确认。

经历了多年体制内的教育，作为一个妈妈，在孩子高中毕业后，我终于可以放肆地说一声：太厌倦了！这也是我们来到昆杜的原因之一。过去压力重重竞争惨烈的十二年，为了葆有小树的初心和原创力，为了那一点宝贵的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不至于完全从他的人生里消弭，我真是倾尽了全力。我的身边有许多陪读妈妈同样是倾尽了全力，但我总觉得我的劲没有跟她们往一处使，我不满足于小树仅仅成为我家的尽可能优秀的孩子，作为母亲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的——要尽力帮助孩子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发挥到最大余地，因为这些个体生命的最高可能，将来也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最高的可能。

迎新周的高潮是全球直播的开学典礼。十多年来，我经历了许多次家长会和开学典礼，总感到难以献出最真诚的掌声。直到听到冯友梅校长在致辞中，对学生提出的那几个意义深远的大问题：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如何与他人和环境相处？我对世界有什么责任？我就像一下子被注入了热血，从前那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怅然一扫而空。教育就应该有这样的格局和追问！

细细思量，这三个问题之间其实是有严谨的逻辑关系的，首先是我和自己，其次是我和他人，然后是我和世界。当一个青年，一个大学生，通过治学、为人和做事，处理好了和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关系，他就能够真正成人，同时成才。当时我就希望这些大问题不是空话，而能化作小树和他同学们本科四年的一个个细节，既是理想主义，也成日常践行。

一年多来，不算失望。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风云际会。我们一路陪伴孩子走进一扇新的校门，最关心的正是他将以何种方式，从哪里进入世界的开局。祝福我身边所有的陪读妈妈。

有时候我很想知道，那些给花草取名的人，灵感迸发的那一刻，怀有怎样的心情，到底在想些什么。

菊花的名字

□江徐



坐看苍苔

立冬过后，菊花悉数登场。朋友在高楼上盆栽的菊花也开了，亭亭而立三五枝，黄色的。他在图片下添了一句话，取用于《东坡志林》：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我问朋友，白色蟹爪菊如何？朋友答，霜下在菊上，如果是白菊，就没那么好看。

莫名地觉得，陶渊明种在东篱下的那一丛菊，是黄色的；孟浩然与友人约定来年重阳节一起观赏的，大抵也是乡野田间的黄菊花。还有陆游，他喝醉了，被调皮的孩子插了一头黄灿灿的菊花：“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

有一年秋天，在钟山脚下的植物园闲逛，恰逢菊花展。到处都是菊花，铺天盖地，黄的黄，红的红，白的也有，相较下来少很多。它们从培育的地方搬运到这里，被人调停布置，整齐罗列，里三层外三层地豪阔铺排。我真觉得，一朵花，美在姿势；一片花海，美在气势，然而这种被规划得整齐划一、大同小异、又被塑造得过分做作的花展，并没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也没有令人会心的美感。这些花，太乖了，丧失了本该属于它们的味道。

虽然不喜欢菊花展，第二天陪朋友又去一趟，因为第一天时间过早，大厅还没开门。置身花海，走马观花，再多新奇也不会觉得太稀罕。每一朵花，都饱满而猛烈地绽放，然而花朵与花朵之间幽微的气息，因为空间的拥挤而不得流动。

那些菊花的名字也五花八门，与其说是在赏花，倒不如说是在看花名，在文字爱好者的眼里，各色品类的菊花，反倒成了它们名字的背

景与注释。一盆花，一个名儿，一个萝卜一个坑，立体的萝卜虚空的坑。

有些名字取得缺乏新意，不过可以顾名思“形”，比如粉毛菊、粉勾、白毛刺、水晶球；有些假借其他花卉的名字，明明是菊花，偏偏叫它粉荷花、古黄牡丹、七粉莲花、大红芍药、白雪绿梅，这种取名的思路让我想起柠檬黄、辣椒红、苋菜红、薄荷绿；有些名字雄赳赳气昂昂，和菊花的孤冷气质并不相符，比如凤凰振羽、金红竞辉、盘龙雀巢、虎啸山峦、金龙现血爪；有些名字能够制造出一份意境，香味似的虚拢在花枝周围，比如独立寒秋、太液金涛、华峰烟雨、蕊流光、平湖秋色、残雪惊鸿、九米的梦乡、青见的星空……默读过去，惹人遐想。

九米，是给菊花取名的那个人的名字吗？还是他心中所念之人的名字？九米有着怎样的梦乡？青见呢，是一位山村姑娘吗？如果是，那又是怎样一位姑娘，最让她难忘的星空是在什么境遇下所见？有时候我很想知道，那些给花草取名的人，灵感迸发的那一刻，怀有怎样的心情，到底在想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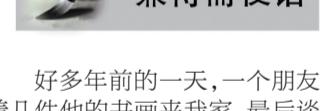
《陶庵梦忆》中有一则小品文，关于菊花展。说是有一年秋天，张岱在充州，当地一位朋友约他去自家花园看菊花。张岱到了那儿，把园子各个角落转遍，也没看到一盆菊花。他退入园子，附近转悠一圈，还是不见花影，真是奇了怪了。

主人将他带到一块空阔地，那里有芦苇搭建的三间花棚。进入棚内，放眼望去，一片花海。“花大如瓷瓯，无不球，无不甲，无不金银花瓣，色鲜艳，异凡本，而翠叶层层，无一早脱者。”赏菊那天，园主家的桌椅、炉灶、灯火、杯盘、碗盏，还有帷幕、被褥、衣服上的图案，没有一样不是菊花式样——这种审美，够极致的。富贵人家，看的不是花，想必是图一个热闹吧。

所谓虚境，即由艺术形象所构成的世界。从自然中来，受自然的启发，经过了艺术家的加工，所以它是“心化”了的“理想化”了的“自然”。

艺术的层级

□杨 谒



兼得斋夜话

好多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拿着几件他的书画来我家，最后谈到了“情景”与“境界”的问题。朋友满脸不解，说：“你是不是说得有点玄了？情与境，多抽象的概念，又看不见，怎么去证明？更不要说境界了。”我笑笑，说：“现在不信没事，但请务必在心里先存下这一种说法。”

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最终又超于自然，故艺术是艺术家“理想”的产物。瑞士哲学家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艺术创作是化实境为虚境，以虚境为象征。所谓虚境，即由艺术形象所构成的世界。从自然中来，受自然的启发，经过了艺术家的加工，所以它是“心化”了的“理想化”了的“自然”。相对于物质世界，它是虚拟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八大山人画作中那些翻着白眼的鱼、孤零零的鸟就是典型的例子。

意境是人之情与自然之境融汇化合后的产物，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层是对自然的直观的摹写。照片一样的工笔画，概念化、程式化的写意画，横平竖直的正书，四平八稳、毫无感觉和个性的行草书都可归入此类。

第二层旨在传达描摹对象所具有的生命态势，有生气溢出。在画表现为对描绘对象动势、神态的强调和刻画；在书法则表现为一气贯注，呼应欹侧，丰富生动。这一层境界，一般的书画名家都能达到。

第三层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融自然相、众生相，我相干一炉。在画，是改造、变化自然之象为我之“心象”，石涛所谓：“山川使予代山

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即是；在书法，则表现为因情结字，以心使笔，不计工拙，王献之的小楷，傅山的行草即是。进此层级，已为大家。

第四层有最高灵境的启示，是人性最高境界的体现。无论是书是画，完全摆脱世间形相与“他法”的束缚，形象、风格迥异他人，杰立特出，返璞归真，自营一圆融、独特、完美之世界，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艺术即人，人即艺术。论书法，有张旭、怀素的狂草，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晚年的楷书；论绘画，有徐青藤、八大山人的花卉，董宾虹晚年的山水等。凡入此层级者，必是大师无疑。有人误以为凡入此第四境者，多不食人间烟火，事实恰恰相反，凡此等艺术家，均有过丰富的人生经历，或亲历过大痛苦大裂变。只因非此不能深入万物之核心，境界不能阔大超逸，他们因大彻人生真相而领悟艺术之妙，即色即空，从而“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此层因境界最高而知音最少，但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再看，则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最大。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处于艺术的重重包围之中，艺术的影子无处不在。艺术创造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诸多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欲改造他人，必先从改造自己开始。艺术是通过欣赏这一途径，依靠“移情”“易情”，然后对人心发生作用的，但欣赏，不但要欣赏者心甘情愿，还要欣赏者懂得如何欣赏才行。“对牛弹琴者不知”，创作与欣赏好比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只有同步向前才能互相激励，不断进步。就目前情况看，欣赏能力的培养、欣赏知识的普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且不说那些与艺术无涉的，就说那许多艺术的学习者、从业者、创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也只了解了一些艺术的皮毛而已，不太懂得欣赏。而一些真正懂行的欣赏者、批评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或很少得到发声的机会。反而是许多一知半解者，又吹又唱，哗众取宠，赢得众人的喝彩。

翩然而起心随舞动

——勃拉姆斯和他的《匈牙利舞曲》

□木火

始了在德国东北部的巡回音乐会。然后拜访雷曼尼的同学老友、汉诺威国王管弦乐团总监约阿希姆。约阿希姆只比勃拉姆斯大了两岁，却年少成名，7岁登台演出，16岁时被门德尔松邀请到音乐学院教授琴艺。在约阿希姆面前，勃拉姆斯羞涩地弹奏了自己的钢琴奏鸣曲，约阿希姆为那音乐中“梦想不到的原創性和力量”所傾倒。很快，两人成了彼此的倾慕者和朋友。约阿希姆父母是匈牙利犹太人，幼年的他在佩斯长大。也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表达对朋友约阿希姆的尊重，勃拉姆斯开始创作匈牙利舞曲。

1869年，勃拉姆斯开始出版“匈牙利舞曲集”，其中大部分借用了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加以编辑和整理而成。出版后惹恼了一群匈牙利作曲家，眼红的他们一起控告勃拉姆斯侵占著作权，然而法官判勃拉姆斯胜诉，因为他出版的《匈牙利舞曲》写明是“改编”，而非“著作”。当然，这一场官司也证明了匈牙利舞曲当时的红火程度。

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混合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卜赛民族音乐的特色，听起来有一定的相似性：节奏自由，旋律装饰丰富，速度变化激烈，带有一定的即兴性。

禁让人心旌摇曳，随着那热烈的舞曲快乐地摇摆起来。乐曲的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完整再现。聆听这样的音乐，感受的是一种纯粹的欢乐，甚至是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狂欢，联想到的画面是雪山之上迅疾滑飞，或是冰上芭蕾翩然起舞，无论怎样，那颗心总是在轻盈地旋转，或是漂浮于空中，而等音乐停止下来，才能尽情回味那种酣畅淋漓之感。

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作于1852年，当年的勃拉姆斯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钢琴才俊，虽然生活贫寒，但感受得到一种无比单纯的快乐，一种喷薄而出的热情。而10多年后创作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却在热烈的舞蹈中感受了一丝忧郁和缠绵。乐曲的结构与第五号相同，都是复三部曲式，第一段，扑面而来的第一主题以匀称平整的附点节奏写成，柔和的抒情中抹上一缕淡淡的忧愁，移高八度反复时，情绪似乎变得更为缠绵。第二主题则节奏活跃、快速，散发出浓郁的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风味。乐曲的中间部，奏出激昂的主题，后半部分速度同样变得忽慢忽快，体现了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第三段再现第一段音乐，在热烈而欢快的气氛中结束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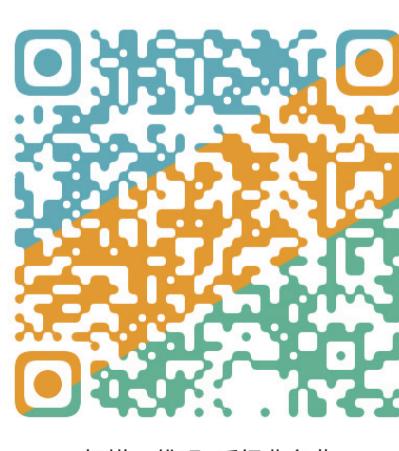
几乎是克隆出来的两首匈牙利舞曲，第一号则凸显一种成熟之美，那欢乐中夹杂的一丝忧愁并不浓郁，却总会萦绕在听众的心间，就像恬静的时空里从容回眸，蓦然发现一个熟悉的美丽的身影，刹那间又消失在热闹而欢乐的人流中。第一号匈牙利舞曲最初是钢琴四手联弹曲，后由作者改编为管弦乐曲，又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本曲的钢琴独奏改编版，曾是德国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重要的音乐会演奏曲目之一。克拉拉喜欢的乐曲，一定是读懂了勃拉姆斯的内心，许是那一份隐约的爱。

四季乐韵

如果提起匈牙利这个国家，大家联想起的音乐很有可能是《匈牙利舞曲》了。

没有记录证明勃拉姆斯去过匈牙利，但勃拉姆斯年轻时的两位亲密朋友是匈牙利人。1851年，勃拉姆斯在一位汉堡富商家中初次遇见雷曼尼，两人同时应邀在晚上的宴会上演奏。虽然只比勃拉姆斯年长三岁，但雷曼尼那时已扬名世界乐坛。或许是雷曼尼对当时等于是匈牙利代名词的吉普赛音乐热情如火的诠释，让勃拉姆斯倍感兴趣，1852年，他开始创作这一系列乐曲。

1853年春天，勃拉姆斯和雷曼尼两人开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